

黄宣佩与上海考古的“半生缘”

■ 郭 驥

与近代以来所有离开故土来到上海的外地人一样,黄宣佩在上世纪30年代离开宁波来到上海并结缘成为上海人。但他与其他人所不同的是,他用50年的考古人生,靠着双腿跑遍了上海的每个郊县和村镇,揭示了上海古海岸线与成陆年代,发现了上海的根脉,改写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凭此,黄宣佩这个名字应该被上海这座城市铭记。因为他,上海不只是一座100多年历史的都市,也不是仅有700多年历史的小县城,或1000多年前的蛮荒之地,而是从6000余年前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至今生生不息,逐渐成长、繁荣的一块宝地。这位生前曾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上海大学博物馆名誉馆长的考古学家,被业内誉为“上海考古的第一人”。

《上海考古第一人:黄宣佩传》由上海大学博物馆组织编纂,郭驥副研究员领衔,与上海大学历史系吕建昌教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戎静侃馆员合作完成,三位作者都拥有考古和博物馆学的专业背景。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历时四年精心编纂而成的全书共计10余万字,资料珍贵详实,情节引人入胜,其中既有黄宣佩遗

留的个人自述、日记等一手资料,也有上海博物馆、上海档案馆以及黄宣佩的母校江苏省立水产职业学校(今上海海洋大学)收藏的照片和档案资料,绝大多数为首次发表。书共分五章,分别从“少时求索人生路”“上海考古开创者”“文博事业领航员”“成就斐然树灯塔”“君子如玉化春风”的视角,缀连起黄宣佩投身考古和博物馆事业的一则则故事,以及他生前同行、同事们的片片追忆。传记之后,还附有《黄宣佩年谱》和《黄宣佩著述一览》,更是完整地梳理了黄宣佩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成就。因此黄宣佩的传记也为有兴趣了解上海历史、成陆年代和江南文化源流、回顾环太湖流域考古史,以及上海地区文博事业发展过程的读者们,还原了真实的历史情境。

《上海考古第一人:黄宣佩传》详尽地记录了黄宣佩的人生历程及其在考古、文博领域的工作与成就,同时也记录下了上海考古事业的诞生与发展历程。曾几何时,上海被讥为“无古可考”,是黄宣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努力改变了人们的成见。1930年,黄宣佩出生于浙江宁波,早年成长和求学于上海和香



《上海考古第一人:黄宣佩传》
郭驥 吕建昌 戎静侃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港两地,使他早早地打开视野,也让他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为日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幼年失父、家道中落,迫使他肩负家庭重担,但也历练出坚毅求索的精神。1952年,黄宣佩成为第一批入职上海博物馆工作的员工,出于对文化事业的热爱,他毅然放弃早年求学的航海专业,从此与考古和文博事业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缘分。五六十年代的上海,郊区农村特别是边远地区仍是相当落后,没有公

路,野外考古调查全凭两条腿。在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黄宣佩带领上博考古部的同事,跑遍每个角落,勾绘了上海古文化遗址的地理空间格局,发现最悠久的上海和古代历史文化瑰宝,奠定了上海考古学的基础。黄宣佩先后领队发掘马桥、崧泽、福泉山等一批遗址,获得了考古学上“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的命名,构建了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青浦福泉山遗址考古,则第一次揭开了良渚高台贵族墓地并非利用天然土山,而是人工堆筑高台的秘密,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赞誉为“中国土建金字塔”。基于上海考古发现形成的严谨证据链,黄宣佩将上海成陆的年代一下推前到6000年以前。黄宣佩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奠定了他在我国考古界的学术地位。

不仅如此,书中记录下的黄宣佩主持上海地区博物馆建设期间的举措和成就,也成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上海文博事业发展的见证。早在1970年代末,黄宣佩就担任了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当时文博事业百废待兴,他积极筹措资金,对上海地区现存

的、因年久失修而濒临损毁的地面文物包括许多古塔展开了保护和修缮。他主持筹建了青浦、嘉定、松江、奉贤等一批区县博物馆,筹建了考古遗址博物馆,倾力支持高校博物馆。黄宣佩以宽广的视野、缜密的思考,部署上海地区博物馆的发展,直至今日对上海文博事业发展的格局仍有重要影响,他为上海的地方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学术研究,黄宣佩从1960年代就开始尝试面向公众的考古和文物知识的普及,引风气之先,他81岁高龄时,还在今天上海博物馆的多媒体厅为文物爱好者和市民做“上海考古与文物”讲座,践行中国公众考古。

黄宣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自己培养的考古学专家,也是中国第二代考古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他择一事,终一生,探寻上海地区古文化起源,在这条道路上执着前行半个多世纪,他的人生已与上海的考古与文博事业融为一体。粉绘长夜,丹青白头,先生虽已离我们而去,但本书记录下的传主生平,以及他对于上海考古和文博事业的贡献,正像奔流不息的长江之水,灌溉滋润着江南的文化大地。

只有一条狗陪着哲学家

——读《叔本华暮年之思》

■ 任 然

看完新近出版的《叔本华暮年之思》,我想起今年7月在思南书局参加的一场读书会上,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说,我喜欢读叔本华的书,他很可怜。我马上问他,叔本华为什么可怜?他说:“没有人陪他,只有一条狗陪着他。”没错,这是自1814年和母亲交恶之后,叔本华所过的46年生活,书的封面就选用了《叔本华与卷毛狗》的木刻图片。叔本华的箴言和故事流传较广,看看哲学家老去时留下的文字,也是理解和认识他的一种方式,毕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叔本华暮年之思》包括他生前未出版的两篇手稿《老之境》《自我拷问—沉思录》,以箴言和随笔的形式写就。他遵循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人的传统,反省自己的一生,在不算长的篇幅中,他时而委屈地诉说自己的懦弱、胆怯和神经质,时而愤愤地痛骂教授哲学家,字里行间充满了一贯的才智超绝者俯瞰众生的犀利和理性,对人间世事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令人叫绝的同时感叹他的“毒舌”。上苍赋予他哲学家的头脑时,必赋予他某种心智的缺陷和低能。这是大部分天才的特征,叔本华也不例外。从这些反省与沉思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超人的天赋让他选择了孤独与思考的生活,放弃世俗的幸福生活也是其必然的选择。他清醒地了解自己与生俱来的恐惧感和难以与人相处的性格,狗成为他唯一的伴侣。

在《自我拷问—沉思录》中,他分析自

己的性格特点继承了父亲的恐惧基因,头脑中充满的无端的猜忌、敏感和不幸,总是暴力般活生生地出现在他眼前,他得“耗尽全部的意志力与之斗争”。他回忆了自己从自幼到成年后神经质的痛苦经历,“即便没有什么特别的刺激,我内心也会燃起持续的焦虑感。”因而对生活谨小慎微,总是怀疑别人,把任何欢娱都看做栽人的陷阱。暮年终得大名的叔本华扬眉吐气,得意扬扬:“我的名声如朝日,用第一缕阳光把我人生的傍晚照耀得金光闪闪”,但他心中的恐惧并没有减轻。这时他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他的哲学:“在不久的将来,蛆虫腐蚀我的肉体,我尚能忍受;哲学教授们啃食我的哲学,我浑身发抖。”他庆幸临终前亲自为自己的全集画上了句号,在他完成了自己的哲学使命后,志得意满地坚信“我终将在欢乐的意识里圆满。尔后,魂归我以纯洁无瑕之姿降临于世的地方”。性格的缺陷影响了他的一生。

与生俱来的恐惧感会把他人心中最细微的厌恶情绪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年少时就与人隔阂,后来就难以与人相处,包括母亲和妹妹。他融入不了两个人以上的群体,对此他在书中做了形象的比喻:“集体就是黏着剂,它把人类聚拢在一起。谁身上的黏着剂脱落了,谁便离开集体。当我年少时第一次经历此事,却不曾明白,到底我身上哪块黏着剂脱落了。”他恃才自傲,认为自己“遇见了一群可怜的侏儒、残缺的脑袋、肮脏的心灵与低级的趣

味”,“几乎与人类的每一次接触都是一次感染,都是一次污染”,而这“非我之罪”。他总是贬低大众,认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卑鄙与愚蠢的混合体:“人总是挂着一副恶心的丑陋嘴脸,无论用何种方式,无论以何种形式,人类都戴着一副自然的丑恶面具……由于人类有许多恶心的习惯,也非常肮脏。”他形容自己与人类的关系就像幼猫与纸球的关系:“幼猫会玩弄纸球,是因为幼猫还当纸球是活的,但当猫成年就会明白那是什么,于是把纸球丢到一边了。”他与人类是井水不犯河水。暮年成名后,他的身旁聚集着仰慕与崇拜他的年轻人,但这并没有驱散他难以与人相处的孤独感,对人类的厌恶日甚一日。

在手稿中他回忆了父母的婚姻,这放大了他对婚姻的恐惧:“婚姻的好处,终究不过是白首时扶持,患病时呵护,以及一个自己的安乐窝。但这些好处在我眼里都是骗人的鬼话:当我父亲身患重病时,我母亲可曾呵护过丝毫?酒馆不也会给上门的客人先送上一杯最诚挚的问候?”为了完成自然赋予他的哲学使命,他放弃了婚姻,“如若不然,我在人类面前简直毫无用处,甚至像我这样过活的人,可能算是最可怜的了。”经过一番良心拷问,“为了确保自由而无拘束地占有自我,便放弃了让别人占有我的权利。”对他来说,为婚姻而失去自我人格的自由控制是一个大灾难,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感到幸福是彻头彻尾实现不了的事情。他对女人的看法有点



《叔本华暮年之思》
〔德〕叔本华著
齐格飞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臭名远扬”,对婚姻的看法也没有好多少:结婚就意味着互相恶心变成了现实;婚姻=战争与贫乏。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举例说:“英国有一半的恶劣行径都发生在夫妻之间。”两情相悦于他“唯恐躲之不及”。

喜欢动物的哲学家很多,但赤裸裸地说“人不如狗”的只有特立独行的叔本华。他说如果没有狗的陪伴,我宁愿死去。在手稿《老之境》中,他坦白地承认:“任何一只动物的表情都能直接让我感到愉悦,撩动着我的心。狗的表情最让我着迷……”狗之于叔本华犹如灵魂之于生命,他把自己养的“小卷毛狗”唤作“阿特玛”(即婆罗门所称的“世界灵魂”),邻居称之为“小叔本华”。他养的第一条雪白卷毛狗死后,他对朋友说“万分沮丧、郁郁寡欢”,立刻另买了一条棕黄色卷毛狗,仍叫“阿特玛”。他的母亲和妹妹去世时,他也不曾这样悲哀。叔本华认为,人优于动物的地方是有理性,虽然理性是人类一切德行的源泉,但也是人类行恶的前提,再加上人类自私自利的本性,真是无恶不作,而这些恶行永远不会发生在动物身上。狗陪伴了哲学家一生,同他一起忧伤和孤独,于是乎,他看狗欢欣鼓舞,看人皱眉蹙额,也就不奇怪了。